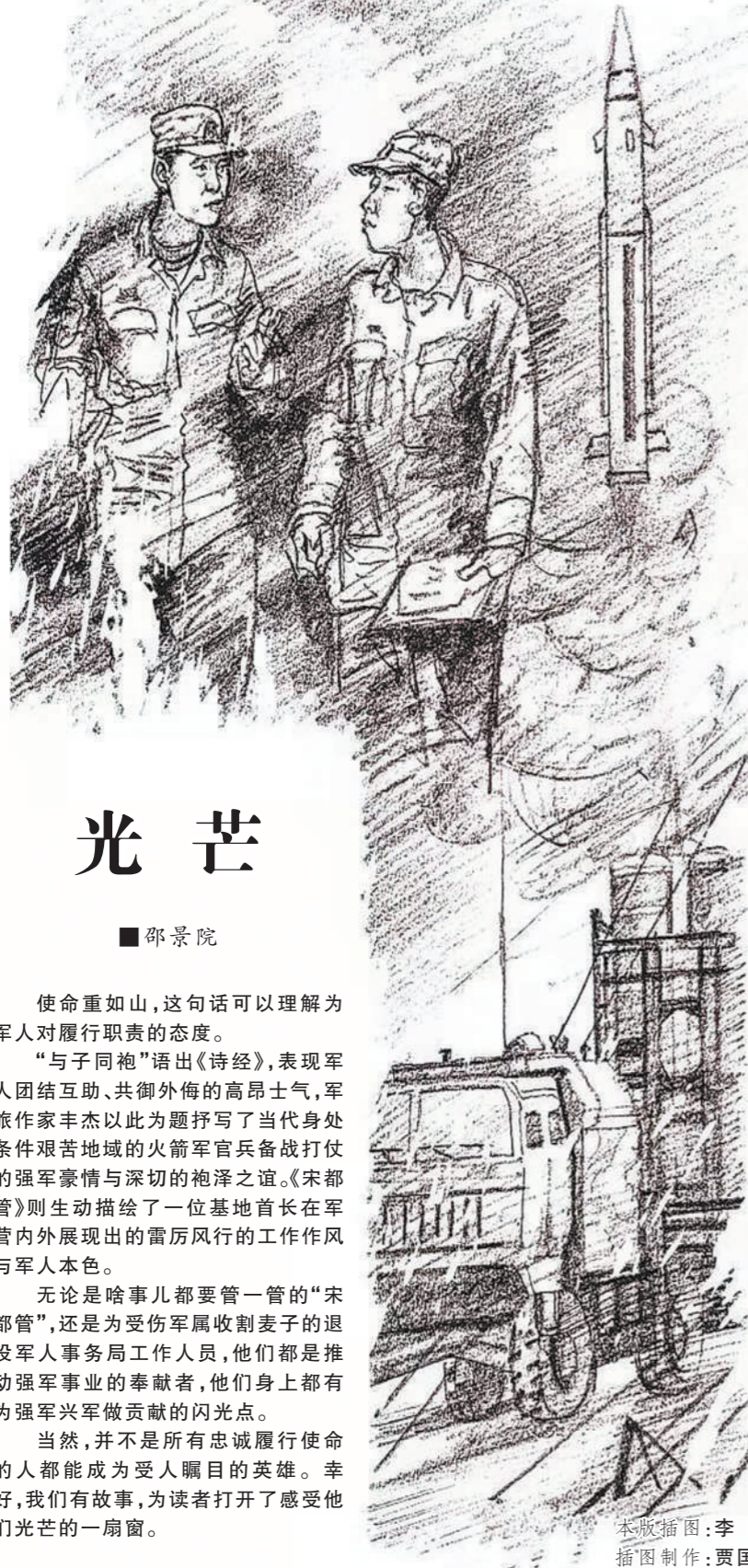


与子同袍

■丰杰



光芒

■邵景院

使命重如山,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人对履行职责的态度。

“与子同袍”语出《诗经》,表现军人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军旅作家丰杰以此为题抒写了当代身处条件艰苦地域的火箭军官兵备战打仗的强军豪情与深切的袍泽之谊。《宋都管》则生动描绘了一位基地首长在军营内外展现出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与军人本色。

无论是啥事儿都要管一管的“宋都管”,还是为受伤军属收割妻子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推动强军事业的奉献者,他们身上都有为强军兴军做贡献的闪光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忠诚履行使命的人都能成为受人瞩目的英雄。幸好,我们有故事,为读者打开了感受他们光芒的一扇窗。

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听说你和他是军校同学、同批战友?”那天,领导给我布置宣传任务时说。

我赶紧点头。领导不知道的是,从军校毕业后,因为分属不同岗位,这些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刚到5旅报到时,许江山被分配到离机关营区70公里的阵地管理营,而我则去了离机关30公里的修理营。我曾一度以为我是这一年所有军校毕业学员中混得最惨的排长,直到半个月后见到了许江山。他们阵地管理营有一台升降设备出现了故障,旅里便安排我们维修。“2连去一台车和两个老兵”营长吩咐道,“那个谁——小——小冯,你负责带车吧。”

勇士吉普从修理营下去,沿着公路朝山峦密集的方向开1个小时,钻进了山谷,又从荒草葱茏的山路上轧过。从后视镜望去,两道车辙清晰规整,倒伏的高草上覆盖着青绿的汁液。“这条路也不知道修一修。”我坐在副驾驶,有些没话找话。后排两个老兵中稍年轻的那个应道:“排长这你就知道了,这路是专门弄成这样的,主要是为了伪装隐藏。”

“停车!”忽然从路旁的草丛里冒出一个穿吉利服、端着步枪、脸上画着油彩的家伙,直挺挺拦在正前方,“哪个单位的?”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司机一个急刹,总算在他前面一米开外把车刹住,递上派车单。“修理营的,来给你们修设备。”对方检查完派车单,又查看了我们的证件,这才咧开嘴笑了:“走吧!好久没见过外单位的人了。”

“许江山是在你们这里吧?”我问道。“在啊!就是我们排长。”“你们营我来过好多次,过去也没这个啊。”司机指了指哨兵的潜伏哨位,又指了指他的吉利服,“还把特种兵这套搞上了。”

“这都是我们许排长来了之后搞的。”司机看了看我的肩章,大概明白了我和他的关系,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这山沟沟里还需要布哨哨吗?”司机显然还觉得刚才的惊险赌气。

这我倒是不奇怪,在学校的时候,每次5公里武装越野,只有许江山的水壶是满满水的,也只有他的防毒面具的滤罐是装好的,还口口声声“把操场当战场,把训练当打仗”。

车继续往前开,再进去一公里左

右又从马路边上冒出一个潜伏哨。好不容易开到两山夹缝的最窄处,又出来两个哨兵,把我们从头到尾一番检查,这才打开了阵地那扇沉重的防爆铁门。门里,许江山咧嘴笑着,只是那张沟沟坎坎的脸竟然比过去白了不少。

两个老兵被带进洞库里检修去了,许江山拉着我说:“陪你转转,参观参观。”这是一条修建在山底的洞库,一枚枚乳白色的“大国长剑”就静卧在这里,如同一盒没有启封的蜡笔。

许江山的宿舍就在这洞库里,跟这些“蜡笔”们只隔着一道防护门。“你看我的床在哪里?”我看着空荡荡的洞库摇了摇头,他便哈哈笑着,变魔术一般从墙壁上“抠下”一块50公分宽左右的“床板”来,放平,然后用一个不锈钢架子固定。

“晚上就睡这?”“那当然。”许江山的表情竟然带着不可思议的显摆,“我们全排都这样睡。”“不见太阳?”

“不见太阳。”许江山补充道,“你刚在洞口看到了吧?就那片空地十几平方米,阳光只有中午能照进来个把小时,倒是半山腰有块岩石,平整光滑,羽毛球场大小,每天能有一两个小时的光照,所以天气好的时候,这帮兵就喜欢躺在那儿晒一会儿太阳。”

有那么一瞬间,我竟然有些同情心泛滥,我朝他厚实的胸肌捶了一拳,“看到你混成这样,我心里舒坦多了。”

二

不久后,许江山调任4营2连连长。而我到了宣传科。

一天,我信步走到了4营,问道:“许江山在不在?”

“啊?”4营的文书有些猝不及防,“不在。你要——采访他么?”

“嗯。”我点点头,“他在哪儿?”

“他带战士训练去了。他啊,自从来了,天天闹着战士搞什么精气神训练……咱们是导弹兵!学好理论、操好导弹这才是本职嘛。”

“我去他宿舍看看?”

“可以。”这个文书倒是有一说一,“来了之后给他分了宿舍。单间,他不住,非跟战士们住一个大房间。喏,就是这一间。”

这是一个班宿舍,规规矩矩地放了6张上下铺,铺面洁白平整,床统一朝向摆放着被子,被子颜色深的毫无疑问是新兵的,没过两遍水,颜色浅的大多是老兵的,跟着老兵摸爬滚打,在一次又一次浆洗中褪去了青涩,逐渐露出棉布面料的本真。因此,在连队宿舍,一床泛白的、有棱有角的被子叠在床上,

就像一枚老了的黄铜勋章别在胸前,虽不耀眼,却让人肃然起敬。

那次没等他回来,我就走了。秋季驻训开始,全旅整建制进行实弹发射演练。

“今年的发射演练跟往年的不大一样,是带战术背景的。”出发前,旅长提醒各营连,“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军列停靠车站,固定在火车平板上的近百台装备正在四平八稳卸载,其余的人则大口大口吃着军供站送来的西瓜和哈密瓜,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留着小平头、穿着没有军衔胸标臂章迷彩服的小伙子的靠近。直到两分钟后,靠近军列尾部的两台发射车底部冒出浓烟,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看着那一枚滋滋作响的发射手雷,如同第一次下厨便烧着了锅的新媳妇。

不会儿,戴着红袖章白手套的导调组人员跑过来宣布:“你部遭‘小股敌特’袭击,两个导弹发射单元阵亡。”“阵亡”的正是3营的两个发射单元。坐了4天3夜的火车来到这片戈壁荒漠,结果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又要坐上换了车头的军列原路返回。战士们眼里噙着泪花,把刚刚卸下的背包又塞进车厢里。

“回去好好练。”旅长拍了拍3营长的肩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剩下的几个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果不其然,4营1连在向发射阵地开进途中遭遇了遥控炸弹,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沾染了彩色粉剂的发射车让导调组判了“死刑”;1营更惨,召开议会议论会议的当口,指挥帐篷里竟然飞进了一架无人机,被判定被“斩首”……

发射任务终于下达,这一次竟然争取到两发弹。2营1连和许江山的4营2连作为仅有的两个发射连,尽管多次被“小股敌特”骚扰也损兵折将,但所幸骨干都在,完成任务没问题的。

发射零日,万里无云,两个连队听令占领发射阵地,号手就位、导弹起竖、装订目标诸元,按下“点火”按钮。伴随着撕裂空气的轰鸣,乳白色的导弹喷着明黄色的焰火直插云霄。欢呼声响起,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抛着迷彩帽庆祝发射成功。

三

再后来,许江山一路似乎很顺,娶妻生子,还升任了4营营长。但就在他当营长后不久,部队移防,要整建制搬走,我则被调到了基地。

9月,我作为基地检查调研工作组成员,随一位首长去他们那里。

车在茫茫戈壁如同一叶扁舟在风浪里前行。

似乎又过了许久,终于见到了一团灯火。灯火越来越亮,能看清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营盘。

一切安顿好后,深夜,许江山敲开我的房门,穿着鼓鼓囊囊的迷彩服正咧着嘴冲我笑——在楼道白晃晃的灯光下,我才发现他已经黑得不像样子了。

“走吧!”我愣住了:“去哪儿?”“带你去见识一下边关冷月。”尽管“边关冷月”从他嘴里冒出来

让我很是意外,但我还是生硬地回绝了他:“我坐了一天的车,现在已经困得不行了。”

“赶紧穿衣服,别废话。”他一只脚踏出房门,顺手还拔掉了我的房卡。

一股冷风吹得我打了个寒战,这时许江山不知从哪弄来一件迷彩大衣叫我披上。“走,带你去我们看看。”许江山的4营,离招待所还有将近800米。“你疯了吧,都12点了。”

“机关领导过去查查铺嘛。”

明月高悬头顶,周遭一片冷寂,只有我们俩的脚步踩在沙地的声音。时不时有暗哨从地窝子里冒出来,严厉地回一声“口令”!许江山则同样严肃地回答。

“这方圆50公里,都是5旅的地盘。现在咱们的反应速度、备战状态、这火力,跟过去可不是一个水平,我跟你说老猛了……”

这些不用他说,5旅的汇报稿里我早就看过了。我打断他,问道:“多久没回去了?”

他愣了一下,声调低了下去,“还没回去过呢。”

“那就是说,还没见过娃?”

“没呢!”一提到娃,他手机掏了出来,屏幕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穿着纸尿裤正坐在地板上乐呵呵地笑着。“都这么大了!”

“可不是嘛!”他的音量又放大起来,“现在会走啦,对着屏幕还能叫爸爸。”

“现在你们的状态怎么样?”我是带着报道任务来的,处长交待要反映出驻守高原官兵的思想状态,既然有现成的采访对象在,就不能浪费。

“没问题!”许江山拍着胸脯,回答却有些驴唇不对马嘴:“现在完全可以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定型。”

“听说新型导弹快要定型了,马上就要列装。咱们基地要扩旅。”

“真的!”许江山听了几乎要跳起来。

“嗯。”我停住了脚步,看了看他,“基地准备抽组一批人先去厂家跟岗学习,熟悉装备,后面就直接参与新旅组建。”

“太好了!我想去!”许江山的眼睛,哪怕在月色下都泛着光,“这怎么报名?”

“我回头问问干部处。”

他一个劲地点着头,嘴里却不停地念叨着“新型、新型……”

那次夜谈后,他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冯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老校长在我们的‘八一’阅兵式上说过:作为一名军人,平平安安过好这一生是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大的不幸。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一句话,期待着走向冲锋的战场。”

看罢,我给他回了一条短信:“与子同袍。期待我们在战场重逢。”



往期美文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都管”不是官职,而是昵称。得到这昵称的也不是年轻干部或者小战士,而是肩扛大校军衔的基地副参谋长宋海星。宋海星的军旅生涯自战士起步,后来一步一个脚窝,从副班长、班长、排长……到旅长,30多年在基层部队稳扎稳打。直至调任基地正师职的副参谋长,这才算是从“基层主官”升格为“基地首长”。

宋海星的10多个“脚窝”都不白踩,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到班排或者旅团的事,从后勤保障到军事训练,他都门清,不但有发言权,而且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宋海星在基层的30多年也没空耗,不只走遍了基地的百十个单位和几十个阵地,而且各单位的情况都熟记在心,片纸不带就能精准点出优缺点来。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基地官兵看得清,宋海星在基地属于“铁打派”。他调任基地副参谋长时,是基地首长里最新的,却又是在基地工作时间最长的。基地只要来了上级首长检查工作,司令员和政委保准第一个把宋海星的名字列进工作组。他也从来不负众望,回回都把基地的情况介绍得清清楚楚,也把首长的疑问回答得明明白白。

宋海星对基地工作知道得多,操心就多,加上是个急性子,但凡遇上该管的事,顾不得细分归他管还是不归他管,都忍不住要管一管。他是基地首长,不论管到谁头上,谁都得罪,也得办,更莫说他管的事都是该管的。他管事的方法奇特,有说头,更有听头,顺理成章被官兵当做闲时的谈资。久而久之,他的故事四处流传,也坐收“宋都管”的名头。

有一回,宋海星到参谋部直属的汽车连蹲点帮带。他偶尔听到驾驶员抱

长征

第5570期

宋都管

■高满航

怨基地机关的哨兵都戴着“有色眼镜”,敬礼也分个三六九等,对首长格外标准,对基层随便应付。到了清运垃圾的分队,压根理都不理。宋海星大吃一惊,追着问详情的时候,汽车连的连长倒替哨兵打圆场,说这都是小事,犯不着说,更犯不着说给工作繁忙的副参谋长。宋海星当场就批评连长:“哨兵出入营门的分队敬礼是条令要求,对清运垃圾的分队自然也得敬,不敬礼就是违反条令,怎能说是小事?”又说,“我这个副参谋长就是专门惩治各种违规,这种事都不管,还要我干啥!”

说完他就起身往外走,让垃圾车司机开车从基地的几个岗哨前都过了一遍。车过岗哨时,他就蹲在车上的垃圾堆里,仔仔细细从车厢缝隙里察看着哨兵对垃圾清运分队的态度。宋海星跳下垃圾车后,当下奔到哨兵所在的警卫营,不但命令他们进行专项整顿和条令的再学习,而且要求全员考核,考过一个上岗一个,让哨兵强化业务的同时也长了记性。



从那之后,不管过车还是过人,很少有人再能挑出哨兵的毛病。

宋海星在部队爱管事,出了部队也忍不住。这一年,宋海星带车进阵地时遇到交通堵塞,前车望不到头,后车看不到尾,没人知道前面是啥情况,也没人知道得堵到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下,按说再急也得等着,但宋海星偏等不住,他跳下车就直奔向最前头。后头等得急,前面却吵得凶。原来是山路一侧转弯,来车不得已超道行驶,却与刚转过弯的去车迎面顶上,恰好两车后面也都一溜儿跟着车,进退无进,退又退不了,不得不停下来。去车占着理,让来车退,来车也有自己的说法,偏让去车退。两人越说越激动,一个撸袖子,一个紧腰带,眼看就要打起来。宋海星着一身大校军装往两人中间一站,倒是镇住了场面。他问两人想不想走,两人当然点头,他说刚才已经数过,来车15辆,去车28辆,来车暂时退到施工路面一侧,去车过来来车,顶多十来分钟,不及二人争吵时间长。

二人不吱声,算是默认。宋海星扬手走向来车方向,大喊着“倒倒倒”,俨然成了交警。来车方向的司机们也都通情达理,纷纷上了车,一辆接一辆退后让道。他指挥完来车后倒又指挥去车前行,司机随着去车通过时喊他上车,他却不走,只让司机在前面开闲处等他,直到来车走完,他才大汗淋漓跳上了车。随行的年轻参谋看着累得气喘吁吁的宋海星怪不好意思,自责说他应该替宋海星受累,宋海星却摆摆手说:“这种场面必须我去,换了你,压根镇不住。”

爱管事的宋海星也有躲事的时候。有一年,他得知当营长时的一个部下想托关系调到基地机关,那人找了他3次,他都避而不见。还有一回,他亲弟弟打电话说等他休假回老家时,介绍个搞工程的朋友给他认识,他为此犯难,愣是好几年都没回老家。

“宋都管”为啥又变成了“宋不管”?

这个中的理由,大概只有宋海星自己说得清楚。

收麦

■贺小波

微记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芒种刚过,湿热就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这天下午刚上班,办公室刘主任便通知各科室,说晚上局里有任务,让男同志下班后回去准备。至于什么任务,刘主任说方局长让保密。

私下,大家就纷纷猜测,方局长最近刚上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晚上的任务肯定与“烧火”有关。果不其然,等人集合完毕,办公室发放了镰刀和手套后,才知道是去农村收麦。不过大伙挺纳闷,方局长烧的哪门子火,收麦还非得晚上?当看到局里报道员掂着摄像机上了车,心里顿时明了:最近县里开展了一次助农活动,他是要借机来给自己“镀”金啊!

十几分钟后,车队驶向了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又七弯八拐了几个路口,最后停在了这一块不成片的麦地前。

站在田头,看着滚滚的麦浪,大伙却从方局长脸上读出了一种表情:焦灼!是啊,放眼偌大的田野,现在还未收割的小麦已经没剩几块了。但让人不理解的是,不就是搞个形式嘛,何必做出忧国忧民的表情呢?

很快,报道员就架好了设备。不等方局长说开始,大伙便不约而同地拥向麦田,挥舞起了镰刀。此时,太阳虽已经下山,但闷热的天

气让人难受,尤其是麦芒扎在胳膊上,又痒又麻。不过大伙干得都很卖力。天色微暗时,大片的麦子已倒下去大半,并被整齐地扎成了捆。照这速度下去,再干两个小时地里的小麦就能收割完。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田间小路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声,紧接着几束晃动的手提灯强光射来,还未等大伙回过神,提灯之人就来到麦田里。

只听其中一人喊道:“好大胆子,敢偷麦子!”

“我们收的是自家麦子!”方局长回道。“哪个自家的?这麦田都是我们村的,你们是我们村的人吗?”

大伙一听傻眼了,不由自主地把视线齐刷刷地射向方局长。

“老乡们,别误会呀!其实这麦子说是我们的也对也不对,我们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而麦田的真正主人是我们的优抚对象。”方局长直起身子,冲来人微笑着:“他儿子在部队立功了,我去家里送喜报时知道,他前些日子摔伤了腿不能下地干活,我们作为他儿子的‘娘家人’不能坐视不管吧!”

“你们真是帮他家收麦子的?”来人仍是半信半疑,只是声音不像是在打架了。“本打算雇个收割机来,但上次来地里看时,收割机根本开不过去,只好人工来收割了。”方局长神情严肃起来:“怕别人误会,我特意让办公室录了像,不信可以查看视频,看看少了一捆麦子没有。”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冲大伙歉意地抱拳道歉:“对不住了,领导们……其实,我们也是来帮他家收麦的。儿子立功了,不仅是他家教育得好,也是我们村的荣誉。白天大伙都在打工,就商量着晚上来帮忙……”

“是啊,孩子是功臣,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人得到应有的尊重……”

有风掠过,每个人只觉眼睛一片热辣辣,但心里却清凉无比!